

汉英交替传译中的显化特征

——职业译员与学生译员对比研究

香港理工大学 唐 芳 李德超

提要: 本文基于一项职业译员与学生译员的交替传译实验,分别考察二者的译文输出、译后回顾、译后访谈和交传笔记,探寻他们在汉英交传中的显化特征。我们发现,交传的显化动因主要是阐释源语信息、强调评价信息、赢取思考时间和填补信息缺失造成的空白。本研究对比了两组译员译文中显化特征的差异,发现(1)学生译员多以显化为手段来弥补口译能力上的不足;(2)职业译员多以显化降低听众理解难度;(3)学生译员更易受笔记影响作出显化;(4)职业译员更频繁地显化出说话人隐含的评价信息。文章最后还探讨了造成两者间上述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 显化特征、汉英交替传译、职业译员、学生译员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13)03-0442-11

1. 引言

显化(explicitation)概念最早是作为一种翻译策略由法国学者 Vinay & Darbelnet(1958)提出的。他们把显化定义为一种“将原文中暗含的,但可以从语境或情境中推断出的信息在目标语中加以明示的翻译策略”(同上:342)。鉴于口、笔译间的差异,如口译源语不可复得及译员面临巨大时间压力等,两者中的显化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如何体现?以往针对笔译的显化研究中,有学者对笔译员的专业水平与显化的特征作过相关性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例如,Blum-Kulka(2004: 301)认为笔译员的专业水平越低,目标语中对原文的阐释加工就越多。但 Englund-Dimitrova(2003:30)却证明职业笔译员的显化更频繁。那么,口译的显化特征是否会依译员专业水平而变呢?本研究将从类型与动机着手对比职业译员与学生译员间显化特征的异同。

2. 研究现状

2.1 显化的定义

除 Vinay & Darbelnet (1958) 提出的显化定义外, Delisle *et al.* (1999: 139) 将显化定义为一种翻译过程, 在此过程中“译者在目标语文本中添加准确的语义细节, 用作明示译文, 或是受制于目标语(而不得不添加)。且这些语义细节可从语境知识或从情景中获取”。但上述学者尚未说明“情景”所指为何, 加之“准确的语义细节”又是一个较为主观的概念, 所以此定义操作性亦不强。

Shuttleworth & Cowie (1997: 55) 称显化为译文以更明显的形式表述原文信息, 体现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增加解释性短语、揭示隐含意义及添加连接词等来增强译文的逻辑性和易读性。然而 Gutt (1996: 248) 认为由于隐含信息与显化信息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对隐含信息的显化可能改变源语的意思。

2.2 显化的种类和体现

Klaudy (1998: 83) 把显化分为强制性显化(由语言差异引起)、选择性显化(由不同语言间文本建构策略和文体偏好引起)、语用性显化(由文化差异引起)及翻译本身固有的显化(由翻译过程的本质决定)。

Baumgarten *et al.* (2008: 181-182) 区分了强制性与非强制性显化, 认为前者源于语言的语法差异, 后者则源于不同语言群体间文化知识和交际规范的差异。例如“出席了会议”译为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此处的 *the* 是由英语语法规定的, 不能省略。由于强制性显化不具选择性, 因此本研究只关注非强制性显化, 即受译者主观意愿影响而非目标语语法限制而产生的显化现象。

基于语料库的显化研究通常集中于探讨显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如增加连接词(Baker 1996; 黄立波 2007; 胡显耀、曾佳 2009)、添加转述词后的非强制性 *that*(Olohan & Baker 2000; Kenny 2005)、人称代词名词化(黄立波 2007)、提高词汇密度(王克非、胡显耀 2008)、增加功能词(肖忠华 2012)等。但正如柯飞(2005: 306)所言:“显化不应只是狭义地指语言衔接形式上的变化, 还应包括意义上的显化转换, 即在译文中增添了有助于译文读者理解的显化表达, 或者说将原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 使意思更明确, 逻辑更清楚”。而囿于目前的语料库技术水平, 后一类显化显然是现阶段语料库研究所无力企及的。

为了弥补上述分类方式的不足, 我们将在本研究中结合交传的特质, 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的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以及 Martin & White (2005) 的评价理论入手, 对交传中的显化进行分类, 以便探讨口译中形式和意义上的显化。

2.3 显化的动因

翻译的本质是实现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 因此以往的研究多从语言和文化

这两个层面来阐述显化的动因。如薛沛文(2007:44-48)提出,由于英文表达偏抽象,中文表达偏具体,因此当中方讲话人提及具体意象时,译员若找不到对应的英文意象便倾向于用一个或多个句子进行解释,以便听众理解;Baumgarten *et al.* (2008: 178)强调,同样的信息在某些语言中的表达本身就比其他语言明晰化程度高;胡开宝、陶庆(2009:71)也认为英语着重显性链接,汉语注重意合,强调隐性连贯,因此译员在汉译英的过程中常常添加连接词。

除此之外,Pym(2005: 9)借鉴 Simeoni(1998:23)提出的“译者屈从”概念,认为译者的显化可能是由他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引起。由于译者是提供翻译服务的一方,他倾向于提供更多的“交际线索”以减少其他交际参与者的加工负荷。还有研究者将显化归因于译者的文体偏好(Olohan & Baker 2000: 157)或语言习惯(薛沛文 2007: 61;胡开宝、陶庆 2009: 67-73)。这些研究体现了对传统研究思路的突破,让译员的主观性和译员的专业性纳入解释显化的范畴。

以上对于显化动因的考察多是以笔译为研究对象,即使是针对口译的,也并未将口译任务的时间压力、译员的听解、记忆或表达能力、口译笔记、译员的态度等口译特有的因素考虑在内。

3. 研究问题

从上可见,目前对显化的研究多针对笔译,对显化特征与翻译能力的关系亦有互相矛盾的结论。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口译中的显化特征以及职业译员和学生译员的显化特征展开实证研究,以解答下列问题:1)汉英交替传译中的显化有哪些特征?2)职业译员和学生译员的显化在数量、类型和成因上是否存在差异?3)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差异?为解答这些问题,我们设计了以下实验。

4. 实验

4.1 受试

本次实验涉及 5 名职业译员及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5 名口译专业硕士学生,其相关背景见表 1:

表 1. 受试基本信息

	人数	平均年龄	性别比例(男/女)	平均口译从业年限	备注
职业组	5	30	1:4	5 年	3 名口译教师;1 名自由职业译员;1 名外企专职译员
学生组	5	24	2:3	无现场口译经验	本科均为英语专业,接受口译培训时间不到一年

4.2 实验材料

实验节选了 2009 年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就“教育改革”发表的一篇讲话,长度为 6 分 50 秒。该讲话在发表时配有译员进行交替传译,这确保了原文语速和信息分布与真实的交传任务相似。

4.3 实验程序

由于本实验涉及受试的“反省”和“访谈”环节,笔者对受试采取了逐个录音的方式,详细步骤如下:

1) 译前准备:实验开始前,笔者将一份拟定的背景资料(包括发言的主题、讲者、听众、发言日期、长度、内容概要以及词汇表)交给受试并向受试介绍整个实验流程,受试有 10 分钟准备时间;

2) 热身练习:正式录音前,笔者会播放一段相关录音让受试熟悉发言人的语音、语调、语速并根据受试的要求调整音量;

3) 交传:受试听录音开始逐段交传;

4) 反省与访谈:交传完成后,笔者将讲话的转写稿发给受试,受试对照转写稿边听口译产品,边回顾口译过程;由于反省可能只局限在“有意识”的口译决策及认知过程中,而“自动化”的思维过程可能被忽略(Ericsson & Simon 1980: 216)。为减少遗漏,反省中笔者会提出如“你补充了……,为什么?”等问题以更全面考察受试的口译思维过程。

5) 数据整理:实验过后,笔者把实验的全程录音,包括受试的交传、反省和访谈录音全部转写成文稿,另外笔者还收集了受试的笔记。通过交传产品、笔记、反省和访谈的相互佐证,来实现对显化的多维度分析。

5.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结合口译特征将显化定义为“译员在译语中增加可由语境推断出来的新信息”,其中语境包括上下文、情景及文化(Halliday 1998: 3-5)。

我们继而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的语言三大元功能,即经验功能、人际功能及语篇功能(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8: 29-30),并结合 Martin & White (2005)提出的评价理论细化人际功能的分类,以及获得的实验数据,将显化分类如下(表 2):

表 2. 显化类型

	类型	代码
经验功能	添加或替换修饰成分(modifier)	A1
	添加或替换及物过程(process)	A2
	添加或替换环境成分(circumstance)	A3
	添加或替换参与者(participant)	A4
人际功能	添加或替换介入成分(engagement)	B1
	添加或替换态度成分(attitude)	B2
	添加或替换级差成分(graduation)	B3
语篇功能	添加或替换照应成分(reference)	C1
	添加源语中省略的主、谓、宾语(ellipsis)	C2
	添加或替换连接成分(conjunctive adjunct)	C3

对显化的原因,我们结合受试的口译、笔记、反省及访谈作了分类(见表 3)。

表 3. 显化原因类型

类型	定义	理据
赢时型	为争取时间回忆源语信息、辨识笔记、梳理表达	1) 反省、访谈中提到的; 2) 显化的前后存在迟疑、停顿或修正; 3) 显化的前后存在数字或专有名词。
填空型	为填充因未听清或未记住源语信息、或未看清笔记、或不知如何用目标语表达而产生的空白	1) 反省、访谈中提到的; 2) 显化的内容虽可由语境推出,但并非是对应该表达的源语信息的解释。
解释型	并非为争取时间或填补空白,而是为更清晰表达源语信息	1) 反省、访谈中提到的; 2) 显化的内容是对源语信息的解释说明。
笔记型	受笔记影响	1) 反省、访谈中提到的; 2) 显化的内容是源语中没有明确提出而笔记上通过文字、符号或排列方式表明的。
评价型	为强调说话人隐含的评价信息	1) 反省、访谈中提到的; 2) 显化的内容是说话人隐含的评价性信息。

5.1 关于汉英交替传译中显化特征的结果和讨论

我们对本实验中的显化类型及其原因作了统计和分析(见表 4 和图 1-4)。

表 4. 交替口译中显化的类型与原因统计

	A1	A2	A3	A4	B1	B2	B3	C1	C2	C3	总数
赢时(M1)	51	3	35	1	28	3	8	4	6	107	246
填空(M2)	8	5	4	17	0	15	4	0	0	0	53
解释(M3)	207	112	70	115	0	0	0	33	35	189	761
笔记(M4)	8	9	9	7	0	7	2	1	3	5	51
评价(M5)	0	0	0	0	6	177	133	0	8	0	324
总数	274	129	118	140	34	202	147	38	52	301	1435
	661(46%)				383(27%)			39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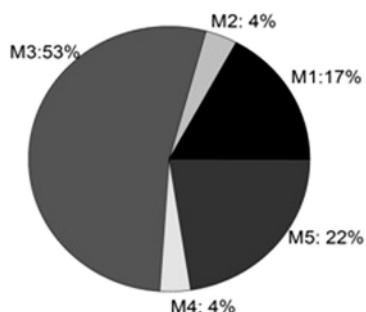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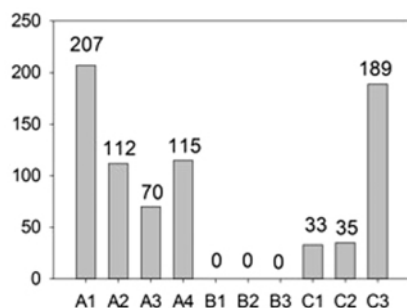


图 2. 解释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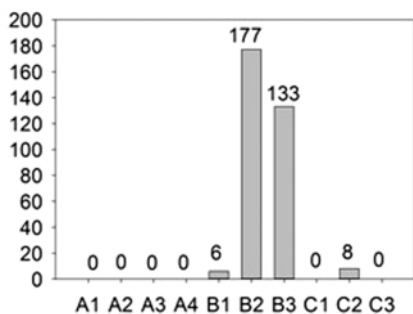


图 3. 评价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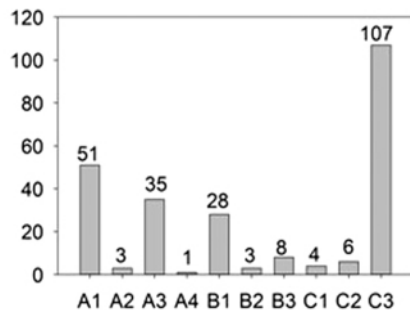


图 4. 赢时型

如图 1 所示,译员的显化最重要的三个原因为:作出解释、强调说话人态度和争取加工时间。而其中作出的解释主要是对概念信息进行的(见图 2),在对评价信息进行的显化中,主要通过添加评价信息和级差成分来实现(见图 3),译员最常用添加连接成分来实现赢时策略(见图 4)。

不同于笔译,口译中的显化可能是译员为了应对时间压力而采取的有效赢时策略。如将“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质量。而提高教育质量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教师,是教师队伍建设”译为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and also the essence of this issue is that we should have good <uh> we should have good teachers 时, 学生译员二由于暂时没有回忆出笔记上“关心”指代的信息, 口译文中加入了诸如 I think、also 之类的信息量不大的填充词。在回顾时, 译员解释道: “I think 是延缓时间, 说这个不费脑筋, 能多点儿时间想下面怎么说”。

实验中, 共有 51 处显化是受笔记影响产生的。这说明在交替传译中, 译员的笔记也是促成显化的一个原因。例如, 在对“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让孩子们有学上的问题”进行口译时, 职业译员五用了 We have popularized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China, 把“让孩子们有学上”替换为 popularize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这是由笔记符号“popul 义务”促成的。

5.2 关于职业组与学生组显化特征的结果与讨论

为找出职业组译员和学生组译员在显化方面的共性与差异, 我们将实验中出现的所有显化现象按照组别进行了统计(见下表 5):

表 5. 职业组与学生组的显化分类统计

	职业组	赢时	填空	解释	笔记	评价	总数		学生组	赢时	填空	解释	笔记	评价	总数	
经验功能	A1	11	1	103	3	0	118	298	A1	40	7	104	5	0	156	363
	A2	2	1	50	6	0	59	A2	1	4	62	3	0	70		
	A3	6	1	34	3	0	44	A3	29	3	36	6	0	74		
	A4	1	9	64	3	0	77	A4	0	8	51	4	0	63		
人际功能	B1	2	0	0	0	4	6	189	B1	26	0	0	0	2	28	194
	B2	2	4	0	2	104	112	B2	1	11	0	5	73	90		
	B3	5	0	0	1	65	71	B3	3	4	0	1	68	76		
语篇功能	C1	0	0	15	0	0	15	196	C1	4	0	18	1	0	23	195
	C2	1	0	24	2	5	32	C2	5	0	11	1	3	20		
	C3	32	0	115	2	0	149	C3	75	0	74	3	0	152		
总数		62	16	405	22	178	683		184	37	356	29	146	752		

数据显示, 两组都存在大量解释型显化, 这说明两组译员都不会对源语进行逐字对译, 而是摆脱源语外壳, 从表层结构中挖掘出深层信息。如学生译员二将“刘延东同志”译为 State Councilor Liu Yandong, 加上了头衔, 译员解释说“对政治话题比较熟悉, 知道她是国务委员, 就加了, 不然怕听众不知道她是谁”。

衔接层面, 两组译员在填补代词对应信息(职业组: 15 处; 学生组: 23 处)及连接成分(职业组: 149 处; 学生组: 152 处)方面差异不大, 这类显化多是译员脱离源语外壳后对概念信息或小句间关系有了判断, 为加强信息间逻辑关系, 以便

听众理解。

5.3 关于职业组与学生组显化差异性特征的结果与讨论

表 5 数据显示两组的显化特征也存在不少差异,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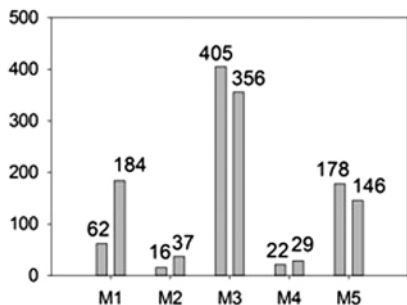


图 5. 组别间显化原因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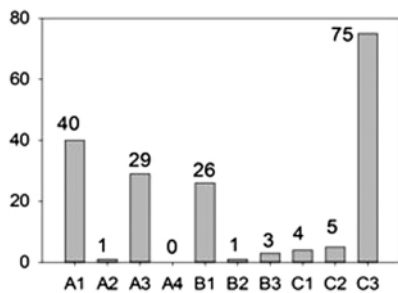


图 6. 学生组赢时型显化

图 5 显示职业译员有 16 处显化是用于填补空白,而学生译员的这类显化达到了 37 处。我们有理由认为,较之职业译员,学生译员的显化中有更多是为了弥补口译能力方面的欠缺。这说明在口译时由于没有听清源语内容、或是没有记住说话人表达的意思、或是不知如何用目标语表达听到的信息,译员的口译可能出现短暂的空白。为了填补空白,保持听众接收信息的流畅性,他们会在空白处填充一些根据上下文可推知的内容。如在口译“我们……要为农村输送更多的高质量的老师”一句时,学生译员二用了 We ... let them to help the overal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rural areas。在反省的过程中,该译员提到“后半句又译错了,就是每次听到最后的时候,然后又返回去译前面的,就容易把后面的部分忘记,就会用一些讲出来不会错的内容来填充”。该例表明,学生译员由于协调能力的欠缺,会因笔记和听解的协调不当而错过对段落结尾部分的加工处理,因而不得不根据自己的理解添加其他内容,以填补空白。

数据显示学生译员(184 处)借用显化来赢取思考的时间的例子远远超过职业译员(62 处)。如图 6 所示,为了获得更多的思考时间,学生译员往往通过添加连接、介入或环境成分以放慢信息输出节奏。如学生译员一将“我们已经建立起一支有 1600 万人的一支教师队伍”译为 we have <uh> now in China <uh> 16 million teaching staffs ...。在译数字之前译员出现了两处迟疑<uh>,这说明“1600 万”这个数字对该译员来说有难度,为了准确译出数字,译员首先加入了 now 和 in China 这两个显而易见的环境成分。

上文提及两组都存在大量解释型显化。从数量上看,职业译员(405 处)比学生译员(356 处)更频繁地对源语信息作出阐释。如职业译员一将“第一个问题,我想谈一谈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昨天是我们的教师节……”译为 First,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building of the faculty team in China. But before that I would like to say yesterday was the Teachers' Day, 添加了 But before that I would like to say, 译员在反省中解释“这是为了加强两句间的关联”。

另外,职业组与学生组在受笔记影响产生的显化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学生组有 29 处显化是受笔记的影响形成的,而职业组只有 22 处显化归因于笔记。这一方面说明学生译员比职业译员更依赖于笔记,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学生译员笔记中存在更多源语未明确提出的信息。例如,对于“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刚才说到了,是一个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新阶段”一句,学生译员五的表达是 In now the new stage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uh> all we focus is on the quality provi-, provided in, o-(f),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that we can provide. 依据其笔记,all 正是译员记录的源语中未明确提及的信息。此外,在译“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和人民群众对教师队伍建设这么重视呢?”时,学生译员五用了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our country <uh> think that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从其笔记看出,符号“口”本来是用来表示“国务院”这一概念的,但译员在读笔记时却将其解码成了 country。虽然在该例中,由于说话人一连提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人民群众”三个概念,就是想说明举国上下对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视,因此此处译员对笔记符号的误解并未扭曲源语意义。然而,这个例子也提醒我们,为避免对笔记符号的错误解码,译员,特别是学生译员一定要不断练习以完善并熟练使用自己的符号系统。

两组译员的另一差异是对评价信息的显化,主要体现在对说话人隐含的评价信息进行强调。职业译员(104 处)较之学生译员(73 处)更频繁地显化出说话人的态度。如职业译员五将“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刚才说到了,是一个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新阶段”译为 At such a critical period, we have to, think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quality. 此例出现了两处强调评价信息的显化,首先译员根据说话人对该历史时期的重视程度,添加了 critical;其次译员根据说话人对该时期任务的描述推断出其目的在于号召听众积极参与到该项工作中,于是译员用 we have to think about 这一表述突出说话人的意图。

6. 结论

交替传译中的显化特征如下:

1) 显化动因:无论是受脱离语言外壳的引导对源语进行解释还是受笔记的影响,这几类显化都分别体现了译员在听解记忆、笔记和表达过程中对原文的积极加工,这类显化占实验中所有显化的 57%,说明汉英交替传译中的显化类似于笔译中的显化,大部分是译员为方便听众理解而对源语信息作出的解释说明。

2) 口译过程固有的显化的表现形式:在实验中,赢时型显化、笔记型显化和填空型显化都是口译中特有的(其中笔记型显化是交替传译特有的),这三类显化共占有所有显化的 24%,这说明的确存在口译过程固有的显化。

职业组与学生组之间的显化特征差异包括:

1) 口译能力:赢时策略和填空策略都反映出译员在听解、短时记忆、对笔记的书写及辨识、双语转换、表达或协调等方面遇到困难,而解释型显化显示对源语信息的透彻理解。由于学生译员赢时型和填空型显化远超过职业译员,而解释型显化远少于职业译员,这证明学生译员往往采取显化来弥补口译能力上的不足,而职业译员往往是通过显化降低听众理解难度;

2) 口译态度:职业译员对评价性信息有较之学生译员更敏锐的洞察力,且更倾向于将源语中说话人隐含的评价性信息明确地表达出来;

3) 口译笔记:学生译员的笔记上记录了更多信息,特别是具有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的信息,这说明他们较之职业译员更依赖于笔记,而非脑记。此外,实验中我们发现译员笔记中存在更多源语未提及甚至未隐含的信息,这也揭示了他们在听解阶段更易受主观意识的影响,从而记录下与源语信息不一致的信息。

参考文献

- Baker, M. 1996.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A]. In H. Somers (ed.). *Terminology, LSP,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Engineering in Honor of Juan C. Sager*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75-186.
- Baumgarten, N., B. Meyer & D. Ozcentin. 2008. Explicitnes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 critical review and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of an elusive concept) [J].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9: 177-203.
- Blum-Kulka, S. 1986/2004. 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 [A].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Routledge. 298-313.
- Delisle, J., H. Lee-Jahnke & M. Cormier. 1999. *Terminologie de la Traduction (Translation Terminology)*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Englund-Dimitrova, B. 2003. Explicitation in Russian-Swedish translation: Sociolinguistic and pragmatic aspects [OL]. http://www2.tolk.su.se/Birgitta_Englund_Dimitrova/documents/englunddim_explic.pdf (accessed 09/03/2010).
- Ericsson, K. & H. Simon. 1980. Verbal reports as data [J]. *Psychological Review* 87: 215-250.
- Gutt, E. 1996. Implicit informatio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A relevance-theoretic perspective [J]. *Target* 8: 239-256.
- Halliday, M. 1998. The notion of "context" in language education [A]. In M. Ghadessy (ed.). *Text and Context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24.
- Halliday, M. & C. Matthiessen.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Bei-

- j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ress.
- Kenny, D. 2005. Parallel corpu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Old questions, new perspectives? Reporting *that* in Gepcolt: A case study [A]. In G. Barnbrook *et al.* (eds.), *Meaningful Texts: The Extraction of Semantic Information from Mono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Corpora* [C]. London: Continuum. 154-165.
- Klaudy, K. 1998. Explicitation [A]. In M. Baker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Z]. London: Routledge. 80-85.
- Martin, J. & P. White.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Olohan, M. & M. Baker. 2000. Reporting *that* in translated English: Evidence for subconscious processes of explicitation [J]. *Across Languages & Cultures* 1: 141-158.
- Pym, A. 2005. Explaining explicitation [OL]. http://www.tinet.cat/~apym/on-line/translation/explicitation_web.pdf (accessed 09/03/2010).
- Shuttleworth, M. & M. Cowie. 1997.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Z].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Simeoni, D. 1998.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J]. *Target* 10: 1-39.
- Vinay, J. & J. Darbelnet. 1958. *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M], trans. and ed. J. Sager & M. Hamel. 199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胡开宝、陶庆, 2009, 汉英会议口译中语篇意义显化及其动因研究——一项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 67-73。
- 胡显耀、曾佳, 2009, 对翻译小说语法标记显化的语料库研究 [J], 《外语研究》(2): 72-79。
- 黄立波, 2007, 基于汉英/英汉平行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翻译中连接成分和人称代词主语的显化与隐化。博士学位论文 [D]。北京外国语大学。
- 柯飞, 2005, 翻译中的隐和显 [J], 《中国翻译》(4): 303-307。
- 王克非、胡显耀, 2008,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汉语词汇特征研究 [J], 《中国翻译》(6): 16-21。
- 肖忠华, 2012, 《英汉翻译中汉语译文语料库研究》[M]。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薛沛文, 2007, 基于小型语料库的会议口译中显化现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D]。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收稿日期: 2012—12—19; 修改稿, 2013—02—08; 本刊修订, 2013—04—04

通讯地址: 香港九龙红磡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唐、李)

of the topics; there are supra-declinations within independent topic units; but the prosodic features, including onset pitch, final pitch, the pitch range and speech rate, which are used by English native speakers to match the different topic transitions, are not used similarly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In terms of durational prosody, learners can match the length of pause before topic units with some types of topic transitions, almost like native speakers, but wit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speech-rate, learners show the biggest difference from native speakers. On the whole, learners make simple use of prosodic parameters to mark the topic structure and need to make a big effort in this respect.

The evolution of validity and validation in language assessment (p. 411)

HAN Baoch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LUO Kaizhou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Validity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the key to quality of any assessment, and its role in language assessment is no exception. The evolution of validity and validation in language assessment has advanced mainly alo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changes of validity in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validation in language assessment over the past 60 years in term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perspectives: categorized, unitary and argumentative. Finally, taking AU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argument-based approach to validation.

Explicitation in Chinese-English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ofessional and student interpreters (p. 442)

TANG Fang & LI Dechao (Dept. of Chinese & Bilingual Studi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This study examines features of explicitation in the output of professional and student interpreters. Employ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formed by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 study considers three key data sources: the interpreters' output in a controlled Chinese-English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task, their interpreting notes, their retrospection and interview feedback. The study finds that a majority of explicitations result from the interpreters' attempts to 1) supply extra explanations to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2) emphasize speaker's attitude; 3) gain extra time to process difficult information or 4) avoid embarrassed silence by elaborating the known parts.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groups also reveals that 1) the student ones employ explicitation more frequently as a strategy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in their interpreting competency while the professionals to reduce listeners' comprehension efforts; 2) the student ones' explicitations rely more on their notes than that of the professionals; 3) the professionals tend to reveal the speakers' appraisal information more often than the students.

A parallel corpus-based study on semantic explicitation features of translated *Hongloumeng*—A case study of Lin Daiyu in David Hawkes's translation (p. 453)

YAO Q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e salient translation features of Lin Daiyu's character in David Hawkes's Translation by comparing the original Chengyiben version corpus with its target parallel Hawkes's Translation corpus. The current study restricts its scope to th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nouns right behind the phrase "Daiyu's", which embody Lin Daiyu's character, with adverbials collocated with the phrase "said Daiyu" further testified. ICTCLAS and AntConc are employed to generate objective data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Chinese-English parallel corpus finds that Lin Daiyu's character in Hawkes's Translation is explicitated semantically by means of explanation and addition. The motivations underlying the translator's explicitations are also investigat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translator's sensitiveness towards the linguistic contrasts and cultural lacunae lends support to the employment of thes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 facilitate western readers' appreciation.